

由詩經導出“愛”

閱讀動機：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收錄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的詩歌，反映了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是周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北方文學的代表。關於《詩經》中詩的分類，有「四始六義」之說，「四始」指《風》、《大雅》、《小雅》、《頌》的四篇列首位的詩，「六義」則指「風、雅、頌，賦、比、興」，前者為內容後者為表現手法。

本文想要探討的主題便是圍繞在「四始」中的《風》又稱《國風》。《國風》按地區劃分也被稱為「十五國風」大多數是民間詩歌，其中探討情愛的也不計其數，而我本身則對於情愛類的詩文有著較大興趣。

章節內容的啟發：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本文出自〈鄭風·褰裳〉，是以女性視角書寫，但是對比以往女性溫文爾雅的固有形象，“如果你愛我，就該提起長衫來見我”本詩中的口吻是相對熱烈及曠達的，這也讓我延伸出了很多想法，為什麼女性在戀愛的情境下就必須是含蓄、小鳥依人的樣貌呢？對於愛情的追求不論性別都應有屬於自己的個人見解，在本詩裡我看到的是一個很鮮活的女性形象，可以說他潑辣也可以說他俗氣嗆辣，但是帶給我的更多是對於愛情自信滿滿的傳遞，這種耳目一新的女性視角書寫方式出自於古代，更帶給我許多的震撼與欣喜。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本文出自〈鄭風·子衿〉，與前詩不同，本詩雖同屬鄭風，也同為以女性視角書寫，但從本詩看出的是以往女性的“既有形象”。這種“溫柔婉約形象”以委婉的口吻以及纏綿的思念，傳達濃烈的愛意，並以遙不可期的等待轉化為一股惆悵與幽怨之情，最終以大眾所熟知的：「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總結。

自己的論述與觀點：

在城樓來回徘徊卻遲遲不見愛人身影，道出後句“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的相思名句。其實這段話於我也感觸頗深，對於熱戀期及曖昧期的兩人有著對於對方未來的期盼，但多數來說這種期盼的源頭都是因為未知感與不確定感而生，所

以往這段戀愛時期往往會是最讓人印象深刻且難以忘懷的。

本詩與前詩不同的兩個心情，也許前詩對於愛人的坦率表態與直言傾訴是因為還沒遇見那個人，也或許後詩在無限期地等待中也會漸漸放下對心上人的愛慕心，但無論是何種情況，兩首詩所描寫的都是正在戀愛前後會發生的心理，至於詩的後續結果就如同童話故事中的“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一般無從知曉。

上課時〈鄭風·褰裳〉帶給我很大的震撼與驚訝，雖然不是詰屈聱牙或者深奧難懂的詩句，但恰恰相反，它是通俗易懂且簡潔明快的詩句。但讓我想不到的是這麼先進且有自信的詩句是出自於春秋時代的古老詩句。同樣是從女性視角帶入，讓我對於古代女性的觀感如〈鄭風·子矜〉般，則是相對委婉且哀怨，有一種等不到頭的思念所帶來的深沉壓力。兩者相較之下，褰裳這首詩通常是擁有獨立意識與自覺觀念的女性才會擁有的愛情觀，我認為一般都是受過思想教育後的現代女子才會有的先進觀念，沒想到前人對於情愛的豁達態度竟然也如此的超前！

對於情愛的追求人人有不同的態度與應對方式，但是我認為健康的情愛追求方式應該是先完成自己，換言之，在愛他人之前更應該將自己放在第一位，而不是為了愛人讓自己身心皆受其負面影響，相愛是好事但不可強求，就連每一天的開始都是未知數，要怎麼保證雙方對彼此的愛戀能恆久不變呢？無論情愛或未知的未來都該保持著豁達的心，去面對自己所遇見的邂逅和處境，敢於相識、勇於面對、不抱多餘的期待，是我近期的戀愛觀也是我的人生觀。今後希望自己在面對愛情時也能保持著理智，大有一種“天涯何處無芳草，何必單戀一枝花”的灑脫而不是陷入無邊無際看不到未來的深淵。

參考文獻：

- (1) 《詩經的智慧》呂珍玉主編 萬卷樓出版社 2014
- (2) 《心悅君兮：詩經情事》閔紅著 龍時代出版社 2014
- (3) 《深淺談詩經》施逢雨著 斑馬線文庫 2016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AF%97%E7%BB%8F>

<https://e-info.org.tw/node/36411>

<https://e-info.org.tw/node/36415>